

乔保钧治癌验案4则

张香琴* 乔振纲* 乔振坤*

主题词 肿瘤/中医药疗法 ② 乔保钧 ③ 名医经验

乔保钧主任医师业医47载,临床经验丰富,擅治疑难重证,对癌瘤顽疾颇有心得。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以下4点:(1)谨守中医病机,立足整体调理;(2)把握基本病理,无非痰热瘀毒;(3)分期辨证施治,强调扶助正气;(4)用药有胆有识,贵在守方缓图。兹择验案以示一斑。

1 清心解毒消“石疔”(舌癌)

王××,男,60岁,干部,1983年8月3日初诊。半年前,患者舌下生一硬疔,大如黄豆,坚硬如石,自觉舌体僵硬、胀痛,转动不灵,影响进食,先后求诊于郑州×院和上海×院,经两次病检,确诊为舌癌,动员手术切除,患者惧而拒之,继用冷冻、化疗治疗4个月无明显效果,且疼痛日剧,特求诊于乔老。刻诊:舌体胀痛,僵硬不遂,口苦咽干,心烦眠差,暴躁易怒,便干溲赤。检查:身体略瘦,痛苦病容,舌尖部下面偏右外侧三分之一处可见一黄豆大的硬疔,色呈暗红,质硬如石,痛不可触,舌质红、边尖有瘀斑、苔薄黄乏津,脉弦滑数。证因心火炽盛,炼津为痰,郁火化毒,循经上攻,痰火毒邪积聚舌下而成。治宜清心化痰,泻火解毒,软坚散结。处方:元参15g,生山栀9g,生地9g,生大黄9g,浙贝母15g,山豆根10g,猪苓50g,炙鳖甲30g,柴胡6g,生杭芍13g,粉丹皮9g,草河车(即七叶一枝花)15g,生甘草6g,水煎服,每日1剂,分次频服。

9月5日二诊:服上药30剂,舌体疼痛渐减,舌体较前灵活,进食较前舒适,大便稍

溏,每日2次;舌质红、边尖有瘀斑、苔薄黄,脉弦滑,舌下包块颜色由暗转红,触之硬痛有减。治宗上方去大黄,改生山栀为炒山栀,以防过寒损伤中阳,另加大枣3枚健脾护胃,继服30剂。

10月7日三诊:舌下硬疔变软变小,疼痛大减,心烦已失,睡眠转佳;舌质红、苔薄黄,脉弦滑。拟“克癌汤”(乔老自拟经验方):元参15g,浙贝母15g,炙鳖甲30g,猪苓50g,生牡蛎15g,山豆根15g,广郁金13g,草河车15g,生甘草10g。每以5倍剂量共为细末,装胶囊,每服5~7粒,每日3次,续服近1年,舌下硬疔消失,舌体功能复常。随访8年,未见复发。

按:舌为心之苗,脾之本也,心脉系舌本,脾脉络舌旁。患者禀性刚直,所愿不遂,心绪烦扰则生火,思虑伤脾则气郁。郁火化毒,灼津为痰,痰火毒邪循经上攻,积于舌下,遂成舌癌。可见痰、火、毒三邪结聚为病机之标,心火炽盛乃致病之本。治以浙贝母、山豆根、猪苓、草河车清热解毒、化痰散结,鳖甲、丹皮活瘀软坚,针对病机之标;尤以元参、山栀、生大黄、生甘草清心泻火,力主治本;少用柴胡、白芍疏肝解郁、调畅情志。如此,则心火得降,痰不由生,气畅志舒,毒邪可化,癌肿渐而消散。这种既重视局部病灶又着眼内脏调理的整体治疗观,是本案获效的关键。

2 全力祛邪愈乳癌(乳腺管内瘤)

戚××,女,48岁,职工家属,1986年4月26日初诊。患者3个月前右侧乳头发红发热,继而溢流血性液体,经×院肿瘤科针吸细胞学检查,发现恶变细胞,诊断为:“乳腺管内瘤(恶性)”,动员手术切除乳房,患者拒术,

* 河南省洛阳市第二中医院, 洛阳市长江西路(471003)

收稿日期:1992-04-20;修回日期:1992-05-12

特转诊于乔老。刻诊：右侧乳头发热，不断溢流血性液体，口苦咽干，不欲饮水，心烦眠差，月经3个月未至，小便黄赤，大便略干。检查：营养良好，形体偏胖；右侧乳头塌陷、色黑暗；乳晕区内可触及一1.5cm×1.5cm肿块，质稍硬，推之可移，压痛不明显；右侧淋巴结不肿大；舌质红、舌边暗、苔中部黄腻，脉沉弦略数。证因肝经郁热日久，化火化毒，灼伤血络则乳衄；炼津为痰，痰血与火毒互结，积于乳房而成肿块。治宜清肝泻热，凉血解毒，化痰散瘀，软坚散结。方用龙胆泻肝汤与“克癌汤”合而化裁。处方：柴胡9g，生杭芍30g，龙胆草9g，大生地9g，大小蓟各9g，黑荆芥5g，元参30g，猪苓50g，炙鳖甲30g，山豆根15g，田三七3g(研末冲服)，炙山甲15g，草河车15g，白茅根30g，水煎服，每日1剂，分次频服。

5月27日二诊：上方续服25剂，乳头溢血逐渐减少，口苦亦失，腻苔渐化，大便转溏，舌质红，脉沉弦略数。药既见效，不大更改，仅去胆草之苦寒，以防损伤中阳，加大枣3枚以顾护胃气，水煎续服。

6月15日诊：服上方18剂，乳头溢血停止，右乳包块明显缩小，睡眠转佳，两便复常，舌尖红、苔薄黄，脉弦缓。方仍宗“克癌汤”化裁。处方：元参30g，浙贝母15g，炙鳖甲30g，猪苓50g，天花粉15g，生牡蛎15g，柴胡9g，赤白芍各13g，广郁金15g，田三七3g(研末冲服)，草河车15g。每以3倍用量共为细末装胶囊，每服5~7粒，每日3次。

8月20日四诊：经服克癌胶囊2个月，乳头溢血未再发生，乳房肿块完全消散。月经虽于7月10日来潮，但内夹血块，少腹坠胀，遂投逍遥散与柴胡疏肝散化裁，调理1个月而愈。随访5年，体健如常。

按：乔老认为，热毒内蕴，痰瘀结聚为各种癌瘤的共同病理基础。就本案而言，因肝藏血，其经脉布两胁，络两乳，肝经郁热日久化火化毒，灼伤血络则溢血；痰滞血瘀，积于乳房则为肿块。总因肝经郁热，化火化毒，痰滞

血瘀所致。治在清肝疏肝的前提下凉血解毒，化痰散瘀。病处正盛邪实阶段，治无虚虚之虑，故用药量大力宏，势如破竹，立足祛邪，力求速胜。

3 托毒外出破“石疽”(结肠癌髓外转移)

王××，男，44岁，干部，1987年6月15日初诊。患者1年前曾反复出现血便，体质亦日渐消瘦，经纤维结肠镜检查，又经病理切片确诊为“结肠癌”，1986年6月于×院手术切除。术后旬日，右臀部出现疼痛，持续不休，甚则不能侧卧，但局部皮色正常，亦无肿块可见，依止痛片艰难度日。1年后，右臀部肿块渐起，皮色略暗，质地较硬，按之疼痛，原手术医院病理切片活检发现有癌细胞，诊为“结肠癌髓外转移”，建议手术切除，患者虑其体弱，拒而改求中医。自诉病灶刺痛，累及整个右臀部，痠胀难忍，不能右侧卧，伴纳呆、乏力、便溏。检查：形体消瘦，痛苦病容；右臀外侧可见一鹅卵大小的肿块，色暗质硬，表面不平，推之不移，痛不可触；体温37.8℃，白细胞 $3.6 \times 10^9/L$ ，中性59%，淋巴41%；舌质淡红、苔白厚腻，脉沉弦。证由脾虚气弱，热毒与寒痰互结，积于臀部所致。治宜益气健脾，温阳化痰，清热解毒，方用补中益气汤合克癌汤化裁。处方：生黄芪30g，太子参13g，当归身15g，酒川芎9g，怀山药10g，炒麦芽9g，神曲9g，砂仁米9g，制附子6g，浙贝母13g，猪苓50g，炙鳖甲30g，草河车15g，15剂，水煎服。

6月30日二诊：饮食大增，精神好转，病灶疼痛减轻，质地略软，肿块皮色转红，且有轻度发痒，两便通调，舌红、苔白略腻，脉沉弦。处方：生黄芪30g，太子参13g，元参15g，浙贝母15g，猪苓50g，炙鳖甲30g，当归身15g，炙山甲10g，皂刺9g，银花30g，防风9g，制附子6g，没药9g，15剂，水煎服。

7月20日三诊：肿块溃破，内溢淡黄色血水，腥臭异常；舌淡红、苔白，脉弦滑。宗上方再服15剂，同时请外科清创引流，每日

1次。

8月15日四诊：疮口分泌物渐停，肿块亦消，疮口周围已有肉芽新生。上方去炙山甲、皂刺、没药续服30剂，外科局部常规换药，每日1次。

9月20日五诊：疮口愈合，右臀痛失，饮食倍增，精神大振；舌红、苔白，脉和缓。处方：生黄芪15g，当归身15g，元参13g，浙贝母15g，炙鳖甲30g，猪苓50g，蜈蚣3条，制乳、没各9g，草河车15g。每以5倍剂量加工成粉装胶囊，每日3次，每服5~7粒，以防死灰复燃。1992年初随访，面色红润，体胖有力，坚持正常工作。

按：本案肿块由结肠癌术后转移所致。因其质硬如石，祖国医学称之为“石疽”，乔老受《医宗金鉴》“石疽寒凝瘀而聚，生于腰胯最缠绵，坚硬如石皮不变，时觉木痛消溃难”的启迪，深刻认识其正虚邪实、寒痰与瘀毒互结的病理本质，在健脾和胃、补气养血的同时，温阳化痰，活瘀解毒。方融温、消、清、补于一炉，使脾胃健，气血充，托毒外出；阳气复，寒痰散，石疽自消。

4 守方缓图降“肺积”(肺癌术后转移)

马××，男，66岁，军队离休干部，1984年12月29日初诊。患者于1983年10月因肺癌在北京×院将左肺全切，术后坚持放疗数月，一般情况尚可，近半年身体虚弱，频繁感冒，咳嗽阵作，痰带血丝，屡经中西药治疗罔效。1984年8月赴原手术医院复查，胸部X线片显示：右肺门旁可见结节状阴影，痰液涂片检查发现有癌细胞，建议继续放疗，患者对放疗失去信心，特改求中医诊治。刻诊：胸闷、气短、咳嗽频作，痰黄夹带血丝，倦怠乏力，纳呆便溏，小便频数。检查：面色晄白，形体消瘦，舌质暗淡，舌体胖大、苔黄厚腻，脉沉无力。血象化验：血红蛋白110g/L，白细胞 $3.6 \times 10^9/L$ ，红细胞 $3.2 \times 10^{12}/L$ ，中性79%，淋巴21%。证为脾虚气馁，痰热毒邪蕴肺，肺络损伤，宣肃失常。治宜益气健脾，清热解

毒，化痰宣肺。处方：西洋参7g，生黄芪30g，当归15g，麦冬13g，川贝母15g，炙百合15g，花粉10g，怀山药15g，胆南星9g，田三七3g(研末冲服)，砂仁10g，猪苓50g，鳖甲15g，羚羊角粉1g(另冲服)，白茅根30g，大枣3枚，水煎服。

1985年1月15日二诊：服上方15剂，饮食增加，精神明显好转，痰血减少，大便稍溏，舌暗淡、苔白厚，脉沉弦，药既中病，击鼓再进。

2月20日三诊：又服30剂，体力大增，可自行外出散步、购物，咳嗽轻微，痰血偶尔可见；近因饮食不慎，纳呆、腹胀、便溏(每日2次)，舌淡红、苔白略厚，脉沉无力。宗上方加焦三仙各9g，白扁豆10g。

4月25日四诊：服上方60余剂，自觉症状基本消失，体重增加3kg，X线片复查：右肺门阴影明显缩小。处方：西洋参7g，羚羊角1g，浙贝母15g，炙鳖甲30g，猪苓50g，田三七5g，山豆根15g，天花粉15g，桔梗9g，山慈菇15g，草河车30g。每以7倍剂量共为细末装胶囊，每日3次，每次7粒。调治近1年，诸恙皆失。随访至1989年，体健如常，旅游劳顿亦无不适。1990年1月因感冒高烧合并心力衰竭而卒。

按：大手术之后，必伤正气。因此，乔老对各种肿瘤的术后治疗强调益气养阴，扶正固本。每以西洋参或生黄芪为君重补其气，佐以麦冬、当归养血益阴，同时重视健脾益胃，顾护后天之本。在此基础上，酌情选加清热解毒、化痰散结之品，融入克癌汤诸药。对鳖甲、猪苓尤其推崇。鳖甲咸寒，既清热滋阴，又活血软坚、散结消症，日人研究发现该药能抑制癌细胞增长，使各种肿瘤明显软缩，与乔老经验不谋而合；猪苓味甘性寒，利水渗湿，化痰消肿，所含猪苓多糖经药理实验有一定抗癌作用，故乔老治疗各种肿瘤，皆喜重用，少则30~50g，多达100g，只要守方而用，终可获效。